

改革开放与中国聚落文化遗产保护

■ 张杰

中国聚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立

1980年代初，随着对外开放，国内建筑、规划、考古等领域开始直接了解西方城市保护状况。一些著名专家向中央建议，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制度机制保护丰富多彩的城市历史及其文化。1982年初，国务院公布第一批2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开启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保护的新局面。随后，国务院又集中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早在1950年代，梁思成先生便对保护北京城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建议，但当时西方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界受《雅典宪章》影响巨大。《雅典宪章》以推动现代主义的建筑与城市规划为宗旨，城市改造与现代化是主流，遗产保护则主要关注少数重点文物古迹。当时梁先生对北京古城保护



▶ 张杰

清华大学教授、博导

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研、教学与实践

的思考焦点在于其无与伦比的整体秩序与结构，而今天广受关注的“胡同”“四合院民居”的保护并不是重点。

因此，1982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建立，是我国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里程碑，开拓了我国遗产保护领域的内涵与外延。进入21世纪，人们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在各界共同推动下，国家于2003、2012年先后设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等重要制度。近年来，信息工业部、中国文物学会又分别推出了“中国



绍兴八字亭历史街区

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各省还按照自身特点公布了省级名城、名镇村、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等，有的城市设立了风貌保护区，等等。所有这些使得我国在短短40年建立起了相当完备的保护名录体系。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3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76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312个（包括第七批公示60个）、历史文化名村487个（包括第七批公示211个）、中国传统村落6799个（包括第五批公示2646个）、中国工业遗产名单53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298处。除此之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近4300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多处。在以上名录中，聚落与建筑遗产总量已相当可观，为我国遗产保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聚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特征

以上保护名录体系的建立，使中国遗产保护在理论上得以与世界同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一开始就注重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统一，强调历史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整体风貌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名城的设立，注重了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文物单位保护在方法上的区别。

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内涵。《条例》第七条规定：“（一）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三）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四）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

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

据此，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对完善的城镇与乡村聚落遗产保护体系；完成了遗产保护从纪念性的单体、精英文化遗产，到活态的城市、聚落、平民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构筑起了保护与传承国家、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记忆载体的立体网络。近些年来，我国在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丰富实践与探索，还使我们在一些理论与方法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首先，《文物保护法》和《条例》强调：名城、名镇、名村的条件是“文物特别丰富”。这一方面突出了重要历史遗存在聚落遗产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反映出它们在历史主题、线索、主体等方面多元和丰富性，为未来不断挖掘遗存的历史信息及其价值留下了广阔空间。

其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体系具有巨大包容性。比如，很多像上海这样的租界城市在第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中就已被纳入，说明我们的遗产概念已超越了狭义的历史意识，认识到这些城市遗存虽烙有近代中国受欺辱的印记，但同时也是民族记忆、地方历史的重要载体，是近现代世界史的重要组成。近年来公布的工业遗产名录、20世纪遗产建筑等，则更重点关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近历史与集体记忆，而它们与今天的国人依旧有着真切的情感联系。

第三，我国多样的城市历史街区和传统村镇遗产反映了我国丰富的地域历史与文化特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复杂的地理条件与历史背景使不同地域的聚落及其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央政权之间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遗产既是各民族统一融合的见证，也是未来中华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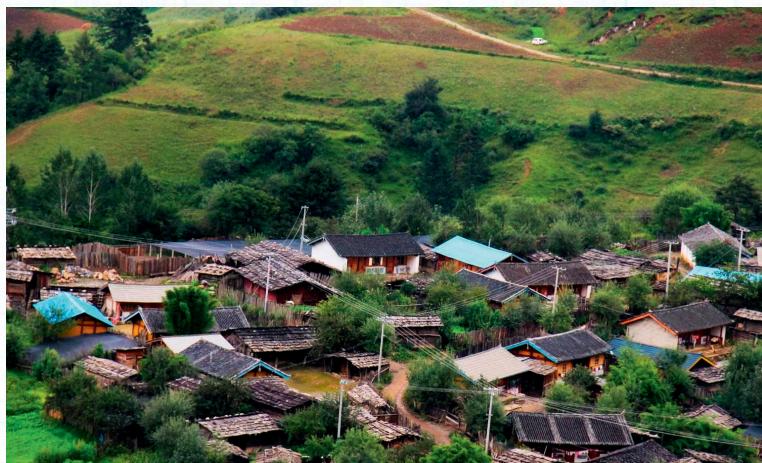
族文化复兴的精神源泉。

聚落遗存、民族记忆与共同历史

从严格意义上讲，历史遗存都具有片段性，这是社会发展、演变的本质特征决定的。“鉴往知来”，是中国历史哲学的大义所在。对历史遗存的意义与价值挖掘，要以过去、现在、未来前后相续统一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分析遗产信息及其所反映的史实，思考对当下及未来人类社会的启示。遗产保护与展示是用一个主题线索对不同历史遗存的全部或部分信息的提取与串联。同一个遗存的不同信息被组合在不同遗存的集合体中，可以支撑起不同的历史叙述；这是遗产展示的主题线索与遗存本体信息的差别所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就不乏这样的例子。目前，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就涉及两个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北京故宫和天坛，这就是一个以不同遗存信息的不同组合，反映不同遗产主题的突出案例。

中国城镇与乡村聚落遗产包括广泛而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传统，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生动素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中国式叙事的精髓。

我们要保护好真实的遗产，通过合理的整合，使之成为文化回忆的空间，并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做到“润物细无声”。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城镇与乡村聚落遗产的保



昆明传统村落



晋江五店市的闽南红砖民居

护与利用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完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提高社会保护意识、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要让城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时代赋予文化遗产事业的伟大使命，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所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工程。